

楔子：漫漫出国路

二十五岁，她每日做着却不是玫瑰色的梦——她寄予厚望的人正是使她极度失望的人——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人——轻轻地我走了 / 正如我悄悄地来 / 我轻轻地招手 / 不带走一片云彩……

飞机平稳地飞在日本海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海面像一片巨大的深蓝的宝石，静静地平铺在那里，仿佛没有一丝呼吸，大海的威势与力量都因空间的距离而消失了，甚至给人一种可怕的死寂。

日本列岛的轮廓依然是模糊的，像一叶柳叶飘浮在海面上，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

日本，四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那一

刻，我的大脑一下子变成真空，四年来在时刻搅动我的诱惑也从我心里溜出去。我那一刻的表情一定是木然的，连时刻不离身的小镜子我都不敢掏出来去面对它。

女伴们都争先恐后地伸长脖子，拼着命向外望去，新奇、兴奋一古脑表现在脸上。团长吴娜占据地利，悠闲地从容地锲而不舍地向下望去，那专注的神情告诉你，她在担心漂浮在万顷大海上的日本随时会沉入海底。女伴们的兴奋让她吃了一惊，当她明白眼前的情形时，严肃地收缩一下两只眼睛，绷起脸，目光漫漫地从一个个伸长的脖子和胀红的脸上掠过去，与同机的日本人一样，毫不留情地轻蔑传达过来。女伴们的兴奋终于在轻蔑中得到压制，转化为内心翻涌的不平。一个月后，我们在闲谈中谈起这一刻的时候，还有人不无遗憾地抱怨自己的座位不好，以至没能很好地在万米的高空好好地看一下日本。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浪漫的诗语，把我从对日本生活的憧憬中拉回到回忆中去……

当我拿到赴日签证的时候，在别人的欣羡中，忽然感到一阵懈怠，力气和信念全从体内溜走。机械地忙碌着，做着赴日的准备。脑子里不时翻腾着两句诗：“荣枯事过都成梦，喜忧

情忘便是禅”。可是四年的风风雨雨、四年的坎坎坷坷都能化作梦吗？我能做到太上忘情吗？

记得一位哲人这样说过：一样东西给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时还带给你不幸。

四年前，二十五岁的我陷入一场危机，事业处低潮，一时彷徨无计。二十五岁正是女孩子每天都在做着玫瑰梦的季节。在爱河里徜徉、撒娇，小心地呵护着自己的所爱，保护着自己如花的容颜，尽情地展示青春的魅力与美。而我呢？这一切竟是那么的奢侈。我必须压制渴望，压制冲动，甚至要一忍再忍地对别人的飞短流长与怀疑作出一种高傲的蔑视。我知道我的性格决不允许我改变既定的路，我必须先得到安身立命之本。当时，许多人纷纷到广东、海南、深圳去闯天下，凭借着自己一技之长，争得一席之地。甚至有很多青年女子悄悄地南下，为了钱暗地里操起那种见不得人的营生。对于我，去南方闯荡未便不是一条出路，但做什么，什么更适合我，什么更能发挥我的价值，我还没理出头绪。那些日子，我脑子里总纠缠着这些，以致朋友们总是诧异地问起来。脑子在不停地转，眼睛也不懈地在大千世界里搜寻，心里有一种执着的信念，相信自己已经能找到一条理想的路。

每一时代都有它独特带有普遍性的追求。自从大隋朝封建朝廷开科取士以后，“朝为四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为一

代又一代下层士子的梦想，并由此演绎出一出又一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悲喜剧一直上演到满清末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放肆地表演了他们的武功之后，又想出另一种更毒辣的阴谋——文化侵略，企图把中华民族变为他们永远的忠实的奴仆。他们利用中国的赔款来培养他们的“文化使者”，于是出国潮一度在中国大地涌动。有的人出去寻求科技兴国之路，有的人出去寻求救国真理。但更多的人去寻找身价。传说中鲤鱼如果跃过龙门，便能摇身一变而成蛟龙。那时如果能出国留学便不啻于鲤鱼跃过龙门。这样，在上野樱花树下便出现成群结队的留学生的丑态，在拉斯维加斯垂落的口水与近乎呆滞的目光，在法国红灯区的流连忘返。当国门再度开启的时候，而对外面那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人们短暂的诧异之后，便忙着去考托福，去找海外关系，拼尽全力挤入洋插队的队伍，坐上飞往异国他乡的飞机。我们的同胞在创造辉煌的文明的同时，也练就了一颗颗发达的头颅，善于找到门径，把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变为现实。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

九一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中仅有两种颜色，灰色的冷峻与压抑，绿色的清爽与活泼。在近乎焦头烂额的窘迫中，忽然一则招收赴日纺织研修生的海报吸引了我。当我弄清楚什么是研修生的时候，眼前豁然一亮，仿佛一条金光大道平铺开

去，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远方。老实说我是一个不安份的女孩，不甘作一辈子平庸的挡车女工，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地完成在日本的学习。以前，出国留学是我这样既无权力打开一路绿灯，又无实力千金博一笑的人永远不敢做的梦。虽然我知道去日本，等待我的仍然是苦难，但我更相信我有能力有信心走好这一段更苦的路。我几乎没有犹豫就踏上了西行列车，走进研修生出国前突击培训的课堂。

以后的日子，我曾经无数次地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五、六千元的培训费，对我而言尚有能力支付。如果是留学，动辄五、六十万日元的学费外加三百万日元的经济担保会彻底击碎你的勇气。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鼓劲，让自己坚信通过自己的劳动完全能顺利地完成学业。

培训的生活是乏味的，紧张得让你透不过气来。从五十音图学起，以日常会话为主，首先要度过语言关。这时，我对夹杂着汉字的日语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二十五岁，我已失去了同龄人中幸运者的许多机会，这一次我要紧紧抓住它，我要挣回同龄人诸多的骄傲，甚至是超越同龄人。那半年，真可以用豪情万丈来形容我及许多与我一样对日本寄予同样希望的人。

人们常说少年是幻想的年龄。对于二十五岁的女青年来

说，对人生要做出具体的设计了，而我那时却生活在幻想中，只不过每一个幻想都是那样的具体。我想到去日本的艰辛；想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白眼；想到挣到钱首先要买一个相机，把在日本生活的片段摄下来，作为一笔永久的财富保存下来；想到挣到大钱回来做什么，办学、投资……每一次幻想结束，都告诉自己是痴人说梦，但顷刻又情不自禁地陷入更美丽的幻想中去。幻想成了我最佳的休息方式。每一次幻想结束，我的精神都特别的好。

这次招生只有两个班。一个是建筑班，只招男生，一个就是我所在的纺织班，只招女生。学校面积不大，纪律也不是很严格，加之大家的目标一致，不到一个月就都很熟络了。

到异国去生活学习，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上课的时候大家都特别认真。那情景现在想起来，总让我有一种辛酸感动。下课时也努力用刚学到的几句日语交谈，谈来谈去，就抛开了那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把话题集中到他们知道的某某人从日本回来带回多少钱上，接下来便是啧啧的艳羡，重新回到自己美丽的梦境中，脸上无一例外地流露着兴奋。

当然也有人不时提起哪一个女子嫁给日本人过上了多么好的生活。这时总有人打趣她，博得大家一阵轻松的笑。每当这时我心里总会想起报上讲述的一个上海姑娘在日本的悲惨遭遇。为了能到日本，她舍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嫁给一个日

本农民。可是她万万没想到等待她的不是幸福而是苦难与耻辱。白天她必须像日本女人一样服侍她的丈夫。晚上她的丈夫把她的双手反绑起来，不允许反抗，不允许哭诉与哀求，否则就要挨毒打。他自己脱光衣服，一边自淫，一边欣赏着她的痛苦 咧嘴直笑 直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才松开她 倒头沉沉睡去。姑娘只好偷偷地哭，不能被那个日本人知道，否则不知怎样的折磨在等着她。

看到伙伴们兴奋的模样，有几次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这种事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谈起的。心里只是祈祷，如果我们中的哪个人嫁给了日本人，但愿不是苦难与屈辱而是幸福。

初到班上，看到多数人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夫为人父了，曾经大发感慨，但想一想自己，又释然了。我虽然单枪匹马形支影单 在出国的诱惑面前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半年后 我们突击完三册《标准日语》。为了尽力掌握提高会话能力，老师挑挑拣拣地教，我们囫囵吞枣地学，根本没有学语法与课文。谁的心里都清楚这种做法对日后的学习是有害无益的，但为了尽早到日本，谁也没有提出异议。

由于日本当时纺织业出现不景气，纺织研修班未能如期出发，而建筑班的研修生们则精神抖擞地要登上飞机先走一步了。男人们的神情仿佛不是去打工而是去受勋。女人们多数都去送行，互道珍重之后，又是对满载而归的憧憬。女伴们

聚在一起抱怨日本时局的变化，男同胞则意气风发地安慰别人。他们都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准备去展示一个国人的良好形象。那情景怎么也不象出征，而有点像荣归故里。

男同胞飞走了，而女人们却要返校等待日本方面的消息。开始的时候，大伙还能静下心来学一会儿日语。随着时间的流逝，学习的热情与毅力也与日俱减，后来就有人刚拿起课本就远远地抛去。每个人心里都在为前途担心。鉴于日本方面久无消息，学校决定学员回家等待通知。鸟兽散的那天，谁都没有回头去看一看生活了半年多的地方。这地方给我们每个人曾经多么强烈的憧憬，现在又是多么让我们失望。每个人都害怕多看一眼，就会控制不了失望的泪水。

东归的列车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那时听起来，宛如一声声叹惜，远不如飞机起飞时巨大的啸声欢畅。坐在火车上的我，心却留在了机场：我与大山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虽然说不上是流泪眼观流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握手！

二十五岁的我终于明白世界上最难耐的就是遥遥无期的等待。我回到家里，几次谢绝了昔日同伴聚会的邀请，关上门，把自己圈在屋子里，日语书就放在面前，有时候半天也不动一下，呆呆地出神，就这样半年过去了。更为现实的问题向我逼来，必须解决我的生计，虽然没有谁来逼我，但我不能增

加亲人的负担，每次看到父母欲助无力的痛苦表情，我的心都要悸动，难道是我错了吗？

经过长春某名牌院校将近半年的二次“回锅”处理，我的日语有了质的飞跃。

回来后，很快本市一家新建的中外合资服装公司接纳我作外销员。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必须努力工作，给自己创造机会，早日直接与外商特别是日商接触，才可能有机会寻找新的突破口。我的工作热情很快得到总经理的赏识，他开始逐渐把比较重大的工作交给我。我有机会出席各地的交易会，直接与日本商人洽谈服装出口生意。

小林宗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结识的第一个日本“客商”。

那是在一次大连“小交会”上。一位外表并不象外商的五十上下的男人停在我的摊位前，我见他所携资料甚多，就递过去一个包装袋，示意装下以便携带。老者很感动。从他那日本式的热情中，我才发现他是日本人。互换名片后，老者就告退了。从名片上得知他是个学者，日本“东和研究所”所长小林宗一。到晚上撤展时，小林先生跑上来邀我共进晚餐。出于礼貌，我随他来到大连宾馆一隅的仿日餐馆中。

小林宗一几乎对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从他

的开场白中我了解到他专门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到过北京、上海、延吉等大中城市。

中日文化交流？

他说他专门从事中日文化交流？

中国和日本有过文化交流吗？

中国对日本而言 只有文化输出 日本对中国而言 只有文化移植。在古代，你们把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移植到日本；在近代，你们又把西方文化与科技移植到日本。你们对中国、对印度、对西方又作了些什么呢？

就是今天晚上，你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不同你争辩，但我认为你们不会创造只会移植。如果我说出来，你可能会举出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来与我抗衡。不要以为有了他们，你们就可以傲视我们。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偏见与傲慢的宠儿，或者是作为某大国附庸的“压岁钱”。你知道有那么一个国家曾扬言要在全球建立他们的时代，虽然遭到惨重的挫败，但在诺贝尔奖上还是能体现他们的意志的，否则达赖喇嘛凭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想到这些 我的情绪开始激动 我有一种急切的愿望 就是要说话，既然我还未弄清你的初衷，那我不妨随你海阔天空地谈，练练我的嘴皮子。能遇到一个操母语的人练练口语，未尝不是幸事。

我说 你还没到过内蒙古大草原 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旅行社，还是没有合适的导游员；是对大草原由衷的向往，还是有别的什么企冀？

我说 小林先生没有去过内蒙古 不必遗憾 只要有这种愿望，就会有这种机会。小林先生对大连熟悉吗？其实作为一名从事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首先应该了解大连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的地位。大连是甲午海战后，日本帝国在中国大陆抢占的第一块殖民地。现在这里仍然有许多日本人活动的见证。就说大连机场吧。它的前身就是日本占领时修的军用机场 跑道走向极不合理 每遇台风 就不能起飞和降落 否则横向吹来的风极易把飞机掀翻。远一点的还有旅顺口白玉山上的白玉塔与炮弹状的日俄战争纪念碑，您认为那是两个很美的建筑吗？那上面记录着日本帝国的武功，更镌刻着我们民族的耻辱。您说我与您接触到的多数中国人不一样。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有太多的人容易淡忘历史。从这一点，我倒祈祷日俄战争纪念碑不要倒，虽然它很丑，但它镌刻着我们民族的耻辱。保护耻辱的见证，就是反思耻辱的历史。您到过韩国吗？贵国的电子产品能出口到韩国多少？韩国足球队同日本队比赛为什么有那么旺盛的斗志？屈辱可以培养斗志呀。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说：作为一个学者这种态度是

不是不妥当呢？“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知道历史无可挽回 才能懂得未来可以补救……

小林宗一没有想到那天我竟然是那样的态度，连连地点头，并不争辩。见我停了下来，马上换了话题。

小林称他正在筹备创办一份面向日本企业的《中国市场》刊物，让日本企业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这样对中日两国经贸往来是很有好处的。他的研究所有三百多人，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我对日本知之甚少，并没有对他的话产生怀疑。他见气氛进一步缓合，就问我是否有兴趣作他刊物的特约记者。这一请求是我始料不及的。原来只想抓住机会练口语，没有想到一阵慷慨陈词居然又获得一条提高日语水平的途径，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小林见我很爽快 先是微微一证 很快又讪然一笑 客气地招唤我。有一句没一句地瞎扯了半天，话题又回到内蒙古的风光上来。这一回他问得很仔细，我只好详细地做着介绍。一顿饭就这样吃完了。临了他说下个月准备全家到内蒙走一趟，希望我有机会能陪他走走看看。说完，就直视着我，眼睛里流露着紧张的期待。不知怎的我答应了他。出来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少了几分谦恭，多了几分高傲。后来我想人们在捉摸出名片这种方便的交际工具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它也会暴露很多秘密。

这是我在国内结识的第一个日本“客商”。但不是最后一个。我与他交往了三次，每一次都在完善着我的认识，也在破坏着最初的形象。

我们第二次见面不是在内蒙古，而是在北京。半年后，我赶到北京洽谈业务合同。他也来到北京，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把电话打到办事处，约我出去走走，那几天他兴奋地到处转，几乎逛遍了半个北京。我暗自纳闷，北京他来过不止一次，是没有来得及转，还是北京对他有越来越大的诱惑呢？这个谜直到他到内蒙古的时候，我才解开。分手时，他留给我一本刊有我的文章的刊物，却没有付给我当时答应的稿酬。我也没在意。继续为他写关于中国市场方面的分析文章

日子在忙忙碌碌中过得很快。闲暇时也能静下心来读外语。我知道我仍在幻想着憧憬着期待着某一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手里握着一纸赴日签证。小林宗一也渐渐地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第一篇稿酬还没寄给我，后来的两篇刊用与否不得而知，后来干脆就淡忘了。

就在小林宗一行将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候，他再一次闯进我的生活。

三个月后，我正在办公室里读文件，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小林宗一打来的。这一次他真的带妻子来到内蒙古了。他还想我作他的导游。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我似乎失去了交谈

的兴致。只是象征性地礼貌地极简练地回答他的提问。他的妻子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位年龄没我大的中国留学生。两个人站在一起，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父女。她同我交谈的时候，总是中文里夹着日语单词。在半天的相处中，我发现她在小林与我交谈时，平静得像一湖死水。当我面对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她居然也能表现出日本的高傲。不知怎的，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为了去日本，我可以这样做吗？为了留在日本，我会像她一样去做吗？一种耻辱感涌上来，否定了这种念头。同时也为她感到羞惭。小林宗一可能发现了我的冷淡，一如既往地谈起他的研究所，谈起大公司对他的垂青以及老板极力挽留他的神话。看到我反应淡漠，又说如果我去日本留学，他可以担保。这时她的夫人转过头来看一看，旋即转了过去。通过三次的交往，我发现他花钱的时候很谨慎很紧张。这可能不是精明的表现，而是拮据的表现了。连正常的消费都很困难的人，还谈什么担保呢？他听到我只是未置可否地感谢，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跟着我转，偶尔，他的少夫人咕哝几句。说什么，我已不在乎。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紧紧地攥住我的心。真不知他的少夫人听到这些作何感想。难道她真的不知道这个日本佬经济状况吗？她那张平静得如玻璃一样的脸隐藏了多少不幸隐藏了多少秘密呢？

回到宾馆 我告辞出来 看到她亦步亦趋地跟在小林宗一

后面走进去的场景。我想起在北京王府饭店见到的一幕。

因为塞车 客人还没有到。我和同伴在咖啡厅里闲坐 忽然发现对面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既像等人，又不像等人的坐在那里。客人没到，喝咖啡又有点负担不起，无所事事地干坐着，很无聊，就捉摸起她的脸型、服饰和化妆来。这时走过来一个白人，同她用英语嘀咕几句，然后那姑娘就挽着那白人走了。那姑娘是干什么的？是暗娼，同伴很肯定，见我不理解，就接着说：据别人讲，在北京四星级以上的饭店多数都有这样的人活动；她们多数都是大学生，为了出国就做这种皮肉生意；接待一个二百美元，平均一天一个，一个月下来可得六千美元 去掉回扣花销 剩四千美元，一年下来 自费留学的费用就差不多齐了。

小林的夫人也是这样出去的吗？但愿不是。

小林后来继续给我写信，说他的研究所，说他的得意，说他晚年得子。只是只字未提我的稿酬与留学担保的事。这时我也陆续地从先期到达日本的同学那里得到小林的真实情况——原来他的研究所只有三个人，经费紧张，几乎散伙！小林还在向我吹嘘什么呢？是为免费旅游，还是有别的企图。后来我到了日本，小林就再也没露面，越发坚定了我当初的判断。我不否认与小林保持三次接触有打开局面的初衷，但绝没想到第一次竟遇到这样的家伙。虽然以前听到不少日本人

如何如何的传闻，但我总认为未必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待到发现其真面目时别提多丧气了。后又一想，这样也好。毕竟自己的经验最真实，体验最深。

两年过去了。心总是在期待与失望的交替中沉浮着。学校那边杳无音讯，寻找担保人又告失败，我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劳务合作这条路上。失望越大，希望也越强烈。但此时的愿望已不是当初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诱惑，而是另一种压力另一种希冀 我要为寻爱而去 我要找到大山。

二十七岁，人们在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了。我的父母也在一天更比一天为我的婚姻担忧。在寻找机会的同时，我也不得不开始寻找爱情寻找归宿。我心里无数次对爱作过憧憬。我期待在某一天白马王子翩然而至 他高大、有力、正直、有爱心，我们挽着手走上红地毯。可是白马王子始终没有来。我不得不接受父母给我安排的另一种方式。在我看来，通过介绍而结合，与其说是爱的结合，勿宁说是完成一种手续，完成婚配与繁衍。当我看到为我的婚事终日紧锁眉头的父亲，听到母亲整日的唠叨时，我还是接受了。虽然我认为自己还有选择的余地与等待的时间。第一位贪图我的容貌，你要个花瓶吗？我总有人老珠黄的时候，那时你是不是就要弃我而去？第二位羡慕我的工作，我失去工作，你还爱我什么呢？我

无法忍受无爱而又不得不捆绑在一起的婚姻。这样，我发现
了男人们龌龊卑劣的心理。有一个家伙抓住我要出国的强烈
愿望，一见面就大谈其在日本留学的姐姐姐夫如何如何，一边
眉飞色舞地大谈特谈，一边观察我的反应。就像一个想吃鱼
又无钱买鱼又不懂钓鱼的蠢蛋。谈到后来，他的心理完全暴
露出来，居然想通过我以伴读的方式达到他去日本的目的。
我只好拂袖而去。很遗憾没能看到他那时是不是沮丧。

在这种痛苦甚至荒诞的交往中，一种信念一个形象逐渐
在我心里明晰起来，那就是已去日本两年的大山。他的善良、
粗犷、义气越来越强烈地吸引我。虽然分别时那紧紧的一握，
我并不了然他的内涵，但现在想来那是一种信念一种期待，是
敞开心灵接纳对方的开始。那时我因眼泪模糊了视线，而未
能从他的眼里捕捉到这种心灵的交流。

大山到日本后，很快就给我写来第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
他初到日本的感觉、在日本的学习和工作，从中我知道建筑研
修生与建筑工无异，劳动强度特别大，初来乍到真有点吃不
消，他是挺过来之后才给我写信的。信中还详细地问起我的
情况。告诉我要耐心等待。此时日本经济情况并不妙，成行
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他又相信我们纺织班的也会很快
到日本的。

他的信给整日生活在等待的烦躁中的我一丝慰藉。这种